

草原上两代孤女不同身世和命运的故事

孤女

余兼羽◎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孤女

余兼羽◎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孤女/余兼羽著. —北京: 九州出版社, 2010. 4

ISBN 978-7-5108-0368-0

I. ①孤… II. ①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7388 号

孤 女

作 者 余兼羽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徐尚定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2/3/5/6
网 址 [www. jiuzhoupress. com](http://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 jiuzhoupress. com](mailto: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紫瑞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6 开
印 张 17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0368-0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0 世纪 60 年代初，在自然灾害和政治风云的双重灾难中，有三千南方孤儿被草原人民收养，蒙古额吉（母亲）以草原般博大的胸怀，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养育大了这批汉族的孩子。几年前，一位远在广东的南方人士有感于此，立志资助内蒙古三千失学儿童，以此作为对那一段历史的回报。他说得好：善良是需要守护的。

作为一个汉族人，我对草原怀有一种深深的愧疚。长久以来，这种愧疚仿佛一笔情债压在我的内心深处，使我不能畅快地呼吸。我不能收养三千蒙古孤儿来表达我的忏悔、赎清我的罪孽，但我要以良知的名义，把我此生全部的爱奉献给草原的孩子——我亲爱的女儿萨如拉和娜布其。

——作者题记

目 录

上部

引子 遥远的牧歌	/ 2
第一章 嫩江东岸	/ 5
第二章 被遗弃的知青	/ 16
第三章 我的大学	/ 30
第四章 草原之歌	/ 40
第五章 劳燕分飞	/ 55
第六章 初回北京的日子	/ 64
第七章 安代之舞	/ 75
第八章 把心“嫁”给你	/ 86
第九章 乌布日宝力格	/ 99
第十章 十四年后的重逢	/ 109
第十一章 乌云黛之死	/ 126

下部

- 第十二章 萨如拉 / 138
- 第十三章 娜布其 / 151
- 第十四章 梦中的母亲 / 161
- 第十五章 绰尔河湾 / 172
- 第十六章 神秘的跟踪者 / 186
- 第十七章 兴安彩虹 / 202
- 第十八章 少年杜醒的烦恼 / 212
- 第十九章 一个人的高考 / 224
- 第二十章 小叶子的“北漂”生活 / 231
- 第二十一章 萨如拉小城认父 / 243
- 尾声 最后的牧人 / 258

上 部



引子 遥远的牧歌

《牧歌》，一首在全国广为流传的内蒙古民歌，我听这首歌的感受与其他人是如此不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被称为“昭乌达^①民歌”的经典歌曲，它的原型其实是一首呼伦贝尔长调——《乌和尔图灰腾》，而这首歌背后那个令人心碎的故事，就更鲜为人知了。

因为要考察一个旅游项目，那年夏天我来到这个叫做“乌和尔图灰腾”的地方。七月的呼伦贝尔草原满眼都是绿色，空气中散发着野花醉人的香味。提起这首《乌和尔图灰腾》，负责接待我的新巴尔虎右旗旅游局的蒙古族姑娘艾丽娅说：“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让你听听原汁原味的《乌和尔图灰腾》；她，就是这首歌作者的后人。”

在牧民官布家里，我们见到了他的妻子巴达玛。这位三十多岁的蒙古族妇女与草地上普通的牧民大嫂子没有什么不同，高高的颧骨，通红的两颊，汉语不怎么流利。说起她的爷爷和那首《乌和尔图灰腾》，巴达玛的眼神里充满了深情。

巴达玛的爷爷额尔德尼朝克图，是巴尔虎草原上有名的歌手。七十多年前，草原上一场疯狂的野火夺去了额尔德尼朝克图的恋人道力格尔姑娘的生命，这使他肝胆俱裂，痛不欲生。他骑马不停地狂奔，他夜夜坐在泉水边思念；后来额尔德尼朝克图编了一首名叫《牛泉和冷泉》^②的哀歌，并把它唱遍了巴尔虎草原。

眼前不时浮现的
乌和尔图灰腾哟，

^① 昭乌达：昭乌达盟，即今内蒙古赤峰市。

^② 《牛泉和冷泉》：“乌和尔图灰腾”汉语可直译为“牛泉和冷泉”。

不曾想我那可爱的妹妹
你的命运竟会这般苦难。

孤独的山坡上
燃烧的火焰渐渐熄灭，
活泼美丽的妹妹啊
沉潜在我的心中。

和《牧歌》几乎一样的旋律，但却不是那个“蓝蓝的天空上飘着白云……”的歌词。巴达玛一张口，我就被深深地震撼了。我听到了一种与舞台上的《牧歌》完全不同的风格，——那应该是蒙古民族血脉里的东西吧，生活在草原之外的人是学不来的。

去年的今天我们在这里一同牧马
现在却只有我独自一人。
离开湖边来到新的草场
可是我的马儿不肯吃草；
下榻于霍热戈尔吉北面
马儿东奔西窜不定。
我到处寻找你的踪影啊
我的心永远都无法安宁！

歌声在高音区婉转迂回，摄人心魄。我的心好像被它紧紧地攫住了，渐渐地，似乎有一股潮水在我的心底不安地涌动起来，它强烈地冲撞着我的心，使我的心在滴血，眼中也不觉滴下泪来……

巴达玛的歌把我带回那遥远的乌布日宝力格草原——在那里，绿草茵茵的小丘上，乌云黛的孤坟掩映在一片山丁子树林里，在小丘的下面，是蜿蜒流淌的绰尔河。

乌云黛，我的亲亲的蒙古姑娘，我在心里呼唤着你！

乌云黛，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么悔恨，你是我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那时我们曾多么幸福地在一起，如今我却只能在梦中与你相见。想起你，我的心都会痛到不能呼吸。

乌云黛，我知道无论怎样都不能赎去我的罪孽，今生我只能把悔恨埋在

1 孤 女

心里，背负着我的罪孽前行。我还是你的“阿赫”^①吗？你能原谅我吗，我的“小雌鹿”？

如今你已在冰冷的黄土中孤独地长眠，而我却还在都市的浮华中挣扎求生。人们说，青春是人生最美好的年华，而我的青春却充满苦涩，是那样不堪回首。生命之花有时竟如此脆弱，还来不及绽放就凋谢了。然而所有的生命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永远都充满了希望，——无论它是高贵的还是卑微的，是青春的还是苍老的。

为此，我不敢懈怠。我拿什么来慰藉你那美丽而苍凉的灵魂呢，乌云黛？冥冥中，你好像在对我说：把我们的故事写下来吧，我的乌力吉塔拉^②，告诉世人，应当怎样去珍惜生命，热爱生活……

① 阿赫：蒙语，哥哥。

② 乌力吉塔拉：这是乌云黛给我取的蒙语名字，汉译“吉祥草原”。

第一章 嫩江东岸

你曾经有一次
在幽暗的小树林里
在春天年轻的草丛中
找到了一朵平凡的朴素的小花？
(那时你孤独的一个人
正生活在遥远的异乡)

她等待着你——
在多雾的草丛中
她孤零零地在开放
为了你啊
她保存着自己纯洁的香味
——那是她最初的芳香……

屠格涅夫：《一朵小花》

那一年是我从北京下乡到黑龙江的第七个年头。我所在的九连是兵团五师34团最偏远的的一个连队，营地孤零零地坐落在远离团部21公里的北山脚下。叫它北山，其实不过是一片地势较高的丘陵，那里并没有什么高耸的大山。七八十个来自各地的知识青年在这里组成了一个奇特的群体，他们操着不同的方言，有着不同的生活习惯，带着不同的地域文化色彩，却被同一个时代口号集结在了一起，从天南海北来到这嫩江之滨的荒原上，耕耘着黑色的土地。

进入阳历四月，没等北山坡上的积雪化净，九连的拖拉机就迫不及待开到大田里开始耕地了。九连的耕地面积是一千七百垧^①，相当于内地的两万五

① 垧：地积单位，一垧合15市亩。在东北由于土地广阔，一般用垧来计算耕地面积。

千多亩，虽说机械化程度比较高，但百十号人要完成从耕种到收割的全部农活，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拖拉机耕地、耙地，那还只是机耕队的事，之后的春播才是全连最忙的时候。大田主要种植春小麦和大豆这两种作物，而适合播种的时间却只有那么十来天——播早了，土壤还没有化冻；播晚了，影响庄稼的生长期，会减少收成。所以每年这个季节都要搞“春播大会战”，全连动员抢播大田。

拖拉机带着幅宽 18 米的播种机在地里来回跑，除了开拖拉机的以外，每套播种机还需要三个人跟机作业。跟播种机算是不错的活儿，不过是站在播种机上看着种子箱，如果发现种子出得不均匀或是流不出来，就要用小木棍通一通，——那一般是被混进来的草根或粘在一起的颗粒肥卡住了管子。还有大量的劳动是拌种、运输和装卸，数百吨的麦种要先在营地的水泥场院上与药粉混合、搅拌（药粉通常是一种叫做“赛力散”的杀虫剂），再装入麻袋，与差不多同样数量的颗粒肥一起运往田间。九连最远的地块距营地有 6 公里，运送和装卸麦种、颗粒肥需要大批车辆和劳力，最忙的时候连队所有的车辆都要去运麦种——“蹦蹦车”（一种胶轮拖拉机）、马车、牛车都派去拉麦种还不够用。

我和王仁青在四号地的地头负责为播种机上麦种，每当有播种机空车回到地头，我俩都要手忙脚乱一阵——奋力抬起五六十公斤重的麻袋，登上播种机的踏板，往空了的种子箱里倒入麦种和颗粒肥。给播种机上麦种要站在上风头，否则飞散的药粉会把你呛昏。“赛力散”是一种剧毒农药，我们几个虽然都戴着大口罩，脖子上围了毛巾，但几天下来仍会感到头晕脑胀、皮肤生疼。

这天干活的间隙，我和王仁青摘掉口罩坐在地头的麻袋上正想喘口气，一支“葡萄”牌香烟还没抽完，那边一辆“蹦蹦”拉着一车麦种和颗粒肥开过来了，我俩只好又站起身来准备卸车。刚放下车厢板，“蹦蹦”司机就熄了火走过来对我说：

“杜宇，一会儿跟我的车回去，团部来人找你，就在连部等着呢。”

“团部来人找我？这可真新鲜，什么事啊？”

“不知道。是团部宣传股的张股长找你，开着一辆北京吉普。”

“该不是调你去团里当干部吧？”王仁青半开玩笑地说。

“当干部？没想过。调我去劳改队可能还够格。”

“你俩别扯犊子^①啦，一会儿回去不就知道了？上车！”

三下五除二地卸完了车，上好车厢板，我钻进驾驶室随着“嘣嘣”返回了营地。来不及回宿舍换衣服就一身呛人的药粉味直奔连部。一进门，发现齐齐哈尔的毕玉也在这里，她穿着一身劳动布的工作服，看样子也是刚从地里被叫回来的。张股长跟我握了握手，招呼我坐下，开门见山说明来意：

“是这样啊，师部来了指示，为了纪念毛主席的光辉著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3周年，展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成果，各团场都要成立文艺宣传队，五月底参加师里的汇演。团党委决定，原来各分场的文艺小分队要抽调一批骨干，到团里集中起来成立咱们34团文艺宣传总队，你俩都在名单里。这样啊，你们回去收拾一下，带上自己的行李，吃完中午饭就跟我走，下午齐政委还要给你们开会。时间不早了，你俩抓点紧。”

我们连的王支书也接过话头说：“你俩代表咱们九连去团里参加宣传队，这是光荣任务。虽然现在是在春播大忙季节，生产任务很重，但是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去占领文艺阵地，这是个政治任务，更重要。你们到了团部一定要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全连同志对你们的希望。”

从连部出来毕玉朝我吐了吐舌头，两人相视一笑，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34团文艺宣传队集中了从各连抽调上来的三十多名文艺骨干，分成编导、表演、乐队三个组，我负责乐队。队会开过之后，任务也明确了：正式排练之前编导组负责制定节目单和排练计划，乐队组和表演组分别负责采买一批乐器和置办演出服装。时间紧，第二天大家就分头筹备去了。我和毕玉到会计那支了钱，带着采购任务一起去了省城。事情办得还算顺利，在哈尔滨我们按采购清单买到了几把铜轴二胡（这在当时是比较高级的二胡），还有扬琴、中阮、低音革胡^②和梆笛、曲笛等。再加上个人自带的以及团部原有的一部分乐器，这样，小乐队的高、中、低音就基本配齐了。当然，我也没忘了买些备用的琴弦、琴码、松香、笛膜和校音器之类的物件回去。我还看中了一种可以折叠的谱架，可惜价钱太贵超出了预算，只好放弃。毕玉定制了十几套各式各样的民族服装：有朝鲜族拖地长裙和彝族的塔裙，也有配着鲜艳

① 扯犊子：东北话，扯淡、瞎说。

② 低音革胡：一种改良民族乐器，音箱较大，发音低沉，是为了弥补民族乐队中低音部分的不足而制作的。现在的民族乐队大多已改用大提琴。

腰带的蒙古袍和藏族式样的彩条裙，还有维吾尔族的花帽和缀满“银片”的苗族头饰。这些演出服装要半个月后凑齐了才能发货。

第一次集中排练的时候，我检视了一下我的中西合璧的小乐队：算上我总共12个人，除了两把小提琴和一架手风琴外，其余都是民族乐器。队员中只有一名扬琴手是女生，她叫乌云黛，我从名字推测，她应该是蒙古族。扬琴在民乐队中算不上是主要乐器，但它却是乐队的架子。扬琴的位置永远是在乐队中央最显眼的地方，只要它一定位，乐队的架子就支起来了，否则再大的乐队也不像个乐队。

和大多数业余文艺宣传队一样，我们也都是“一专多能”，编节目的也上场唱歌或跳舞，打扬琴的乐手放下扬琴也能拉二胡。乐队清一色的男生中出现一位女生本来就引人注目，况且乌云黛和她的扬琴又总是处在正中的位置，就更容易在视觉上被人关注。后来我了解到，乌云黛是团部小学的教师，我没有猜错，她确实是蒙古族。严格说，乌云黛不算是下乡知青，听说她是个孤儿，投亲靠友到这里来的。至于她从哪里来，身世又是怎样的，谁都不清楚。

那天早上排练时间还没有到，我早就来到机关食堂我们临时排练的地方，坐在那里看谱子。不一会儿乌云黛也进来了，朝我笑了笑，就支起琴来调音。她嘴里咬着一支校音器侧耳细听，仔细地调试每一组弦，直到全都满意了才罢。趁她全神贯注于琴弦的时候，我在一旁仔细观察这个蒙古族女孩，——和我想象中健壮丰满的蒙古族姑娘完全不同，乌云黛生得皮肤白皙，身材娇小，握着琴竹的手十指纤纤，倒有几分江南女子的仪态。她有一双明亮的眸子，眼睛看上去很潮润，总像是闪着泪光，气质有点忧郁。琴弦调好了，乌云黛随意弹奏起一支曲子，琴音里传出一段熟悉的旋律，那是一首内蒙古民歌——《牧歌》。这个曲子我的小提琴练习曲里也有，是作曲家沙汉昆在民歌基础上改编的一首小提琴曲，也是我平时喜欢拉的一支曲子。音乐的交流有时不需要语言，我没有说话，拿起小提琴和着她的旋律拉了起来，两个乐器相互配合，仿佛事先排练好的一曲二重奏。

曲子拉完了，乌云黛朝我笑了笑，说：

“你的E弦有点低。”

“是吗？可能那天在吉普车上一路颠簸，把弦震松了。”我拿出校音器对了一下，果然E弦稍稍有点低，但轻微得几乎听不出来。我随即拉着和弦把音校正过来，心里十分佩服乌云黛的严谨和超好的音乐听觉。

“你刚才弹奏的《牧歌》好像和我记忆的不太一样，你为什么要把它改成这样？”

“我没有改，其实我弹的那是《乌和尔图灰腾》，它是《牧歌》的原型……”

“什么……‘灰腾’？《牧歌》的原型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一般人都熟悉《牧歌》，却没有几个人知道《乌和尔图灰腾》。但在呼盟那边的巴尔虎草原上，几乎人人都会唱，用我们的话说，那叫做‘乌尔汀道’^①。民间流传的调子，当然会与你的小提琴曲有些不一样。”

“你有这首《乌和尔图灰腾》的谱子吗？”

“我有谱子，但歌词是蒙语的，不太好翻译，哪天我拿给你看。”

我们俩谈得正起劲，队员们陆陆续续都进来了，屋里嘈杂起来，充满各种乐器调音的嗡嗡声。我开始组织排练。

“大家安静！全体以扬琴为准，开始校音——乌云黛，你给大家一个 a1 音吧……”

因为这首《乌和尔图灰腾》，我和乌云黛的接触多了起来。我跟她学会了不少蒙古族民歌，也听她讲了好多民歌背后的故事。乌云黛告诉我，现在流行的那首蒙古族风格的歌曲《不能忘记》，其实是用了科尔沁民歌《达古拉》的曲调重新填词改编的；那首著名的《赞歌》，就是我们草地那边的《正月玛》改了词，“正月玛”是草原上一个姑娘的名字，那其实是一首情歌……这些都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新鲜事。

乌云黛在草地的时候学过四胡^②，在科尔沁草原上那是许多人都会的一种乐器。然而乌云黛更喜欢二胡，她说二胡音色优美，更富于表现力。至于扬琴，那是她跟着家乡乌兰牧骑的一个乐手学会的。

我知道乌云黛是个孤儿，一直不敢提起有关她身世的话题。然而有一次，她却主动给我介绍了一首叫《波茹来》的科尔沁民歌。乌云黛拉着二胡用蒙语唱《波茹来》的样子，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虽然我听不懂蒙语，但那忧伤的旋律和乌云黛动情的歌唱，还是让我大受感动，这一次，乌云黛的眼睛里真的在闪泪光。后来乌云黛把《波茹来》的汉译歌词抄给了我：

① 乌尔汀道：蒙古民歌的一种唱法，即长调。

② 四胡：蒙语称为“胡尔”，弓弦乐器，因有四根弦而得名，是内蒙古东部广泛流行的一种乐器，主要用于说唱伴奏。

1 孤 女

山丁子树啊木料好，
爸爸为你做过摇篮；
在那漆黑的寒夜里，
妈妈起来把你照看。
哦几当，啊几当
波茹来你别哭了
妈妈还在呀！

夏天的花儿真鲜艳，
妈妈为你摘来玩；
手中的针线放下了
抱着你东邻西舍逛一遍。
哦几当，啊几当
波茹来你别哭了
妈妈还在呀！

我问乌云黛这首《波茹来》到底表现的是什麼，她沉思了好一会儿，缓缓说道：《波茹来》应该算是一首摇篮曲吧，那是我听过的最悲伤的一首摇篮曲了。波茹来是个孤儿，这是她的姐姐在哄她睡觉时唱的歌，——姐姐用自己的怀抱给她带来母爱，并和妹妹一起回忆着父母在世时的幸福时光。虽然她用“爸爸做的摇篮”、“妈妈摘来的鲜花”这些温暖的字眼哄妹妹入睡，但失去父母的恐惧，却深深地抓住了她们的心。可以想见，在漆黑的寒夜里，姐姐的心里有多么悲苦，毕竟她也是个孩子啊！乌云黛说，在南边的科尔沁右翼旗，还流传有这样的歌词，最后一句是“波茹来你别哭了，妈妈已不在世上……”，这样直白的唱法，简直让人撕心裂肺，所以我不那样唱。乌云黛最后补充道，“哦几当，啊几当”，是我们草地那边的妇女，在哄小孩睡觉时嘴里哼着的声音，和你们汉族民歌里的那种衬词是一样的。

后来乌云黛借给我一本厚厚的《蒙古族民歌选》，我如获至宝。那段时间每天抱着这本歌集看，其中像《森吉德玛》、《达亚波尔》、《图尔基山》这些曲子，成了我每天拉小提琴的必备曲目。我简直疯狂地迷上了这些蒙古歌，以致陷进去不能自拔。这种癫狂后来竟然发展到使我认真地研究起了蒙古民

族的历史文化，那时能够买到的专业书刊不多，我回北京探亲时转遍了各大书店，竟然让我搜罗到了像《北方民族史》、《蒙古源流》这样一些有价值的书。当然我也没有忘记给乌云黛买来几本音乐方面的书，比如《扬琴演奏入门》、《新编二胡练习曲》等，乌云黛高兴得不得了，说真是雪中送炭。后来我又跟乌云黛学起了蒙古语，练习写那些曲曲弯弯的蒙古文字——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在驱使着我，总之，我对蒙古族的一切都开始感兴趣。

一次乌云黛问我：

“我说杜宇呀，你到底是动了什么歪脑筋？一天到晚不务正业，花这么多时间弄那个，——那些东西连我都不懂。你又不是个蒙古人，你到底想怎样呢？”

“可能……可能我上辈子是个蒙古人吧，我真的自己也说不清楚。”我支支吾吾地说。

经过一个多月的排练，终于到了去师部参加汇演的日子。消息灵通的人说，这次各团都有不少精彩的节目，有的甚至排演了整场的样板戏，因此我们到达师部的时候不免感到心里没底。我们被安排和29团在同一场演出，虽然带队的张股长一个劲给我们打气，但看到29团的演员穿着整齐的服装在后台精神抖擞地候场时，我们还是有点紧张。两个单位的节目是交替进行的。第一个节目是29团的毛主席诗词组曲《七律—长征》和《西江月—井冈山》，领唱的男生是个上海知青。他们的阵容挺大，乐队也比我们人多，还配备了几支铜管乐器，伴奏特有气势。第二个节目是我们34团的大合唱《各族人民心向红太阳》，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配上毕玉精心编排的各种民族风情的舞蹈，欢快热烈，也赢得了阵阵掌声。接下来29团演《沙家浜》选段“智斗”，我们则是民乐合奏《扬鞭催马运粮忙》；29团有男声独唱《红星照我去战斗》，我们则有男女声二重唱《祖国一片新面貌》，两家的节目基本总能打成平手。

该我们团的《一碗苦菜汤》上场了，这是我们自己编排的一个“忆苦思甜”的小话剧。当毕玉扮演的“妈妈”给儿子讲述苦难家史的时候，乐队以二胡独奏《江河水》^①的曲子来烘托悲愤的气氛，排练时效果非常好。可偏

^①《江河水》：是一首在东北民间乐曲基础上改编的二胡曲。乐曲以如泣如诉的旋律，表现了哀婉、悲愤的情绪。